

宗教学译丛 *Religious Studies Series*

宗教对话模式

Introducing Theologies of Religions

[美] 保罗·尼特 (Paul Knitter) / 著

王志成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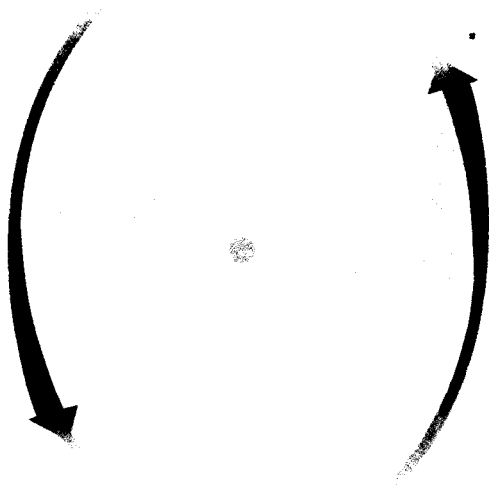
宗教学译丛 *Religious Studies Series*

宗教对话模式

Introducing Theologies of Religions

[美] 保罗·尼特 (Paul Knitter) / 著

王志成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对话模式/(美)尼特著;王志成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宗教学译丛/何光沪主编)

ISBN 7-300-05234-7/B·327

I. 宗…

II. ①尼…②王…

III. 基督教-研究

IV. B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1875 号

宗教学译丛

宗教对话模式

[美] 保罗·尼特 (Paul Knitter) 著
王志成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62515351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新世纪印刷厂		
开 本	965×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1.625 插页 1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5 00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宗教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近年来似乎正在成为“显学”。

在西方学术界，面对着伊斯兰教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内的勃兴，穆斯林和清真寺在西方许多城市中的涌现；面对着佛教和印度教乃至某些中国宗教不单在亚洲继续存在，而且在西方扩大地盘的事实；面对着基督新教在中国和东亚、基督正教在俄国和东欧、基督公教和基督新教在亚非拉广大地区迅速复兴和发展的现状；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新兴宗教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此消彼长的局面；面对着社会生活世俗化与宗教信仰多元化齐头并进的形势……学者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与宗教相关的问题，不得不尽力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现象学、哲学等学科的方法），去研究宗教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现

象和关系，甚至不得不时时更新研究的方法、重新思考以往的结论。凡此种种，都使得宗教学不但在学生众多的大学课堂上经久不衰，在种类繁多的学术会议上热闹兴旺，在自成一类的学术出版中日益发达，而且在从上帝存在的证明这样古老的传统哲学问题，到新兴宗教的作用这样紧迫的当代社会问题上，在从精神生活的趋势这样普遍的社会人生问题，到宗教对话的基础这样现实的文明共处问题上，都继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因此之故，宗教学在西方，以 130 岁的高龄（就宗教科学言），甚至 2 500 岁的高龄（就宗教哲学言），而呈现出蓬勃生长的态势。

在中国学术界，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各宗教的迅速复苏和发展，对学者们的工作提出了纷繁多样、层出不穷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步发展以适应宗教形势和社会形势的现实要求。而研究宗教的学者们尽管来自不同的领域，尽管面临缺少资料、缺少资金、缺少语言训练、缺少社会理解等等困难，仍然依靠自发、自愿的艰苦、卓越的努力，继承了前辈们中断了 30 年的宗教学术事业，使中国宗教学在短短 20 余年间，获得了琳琅满目的丰富成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进展。现在，对于宗教学研究的迫切性、重要性，社会各界已有了越来越多的理解，一些政府机构和宗教团体，已经越来越重视宗教学的研究，不少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也越来越关心和支持这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这种情况，作为中国宗教学界众多学者 20 年努力的可喜结果，不但是中国学术全面发展之福，也是中国社会健康发展之福。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宗教学发展还面临一些具体而重大的困难。除了需要社会上下各界的进一步理解和思想解放，以便进一步消除研究禁区和填补研究空白之外，曾经夭折而新生不过 20 余年，因而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很弱小的中国宗教学最需要的，一是培养人才，二是积累资料。在前一方面，现在已有一些高校设立了宗教学系，更多的高校设立了名称各异、侧重不同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尽管这些机构在培养人才方面，总体上说还存在“倒金字塔”（即研究生多于本科

生)或类似现象,但毕竟已在开始扭转人才缺少的困境。在后一方面,现在国内在资料的翻译引进方面依然十分零散,在发达国家宗教学百花齐放、分支细密、大师辈出、名作如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找到的资料更如一鳞半爪,少得可怜。这不但使研究者难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扩大视野,难以从前人的成果中吸取自己成长所需的养分,大大拖了现有研究工作的后腿,而且使有关专业的老师和学生难以得到教学所需的资料,难以了解基本的(更不必说最新的)学术进展情况,直接拖了人才培养工作的后腿。

有鉴于此,我们不怕能力薄弱,组织创设这套译丛,希望得到学术界、教育界新老朋友、耆儒新秀们的参与和支持,一起来开始扭转中国宗教学资料缺少的困境,一起来为中国宗教学的人才培养做一些资料积累的工作。在初创阶段,为了适应我国宗教学需求的特点和我国宗教发展的特点,拟设立宗教学研究(包括描述性研究、规范性研究和对话性研究)、佛教研究和基督教研究三大系列;为了适应学术研究、教学参考和广大读者层次不同的需要,拟采取概论专著和经典名著兼收并容的方针。

我相信,零散的力量若能相对集中,累积的效果必将十分可观。我还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推进学术、造福社会的美好愿望,让我们共勉,把这愿望变成行动吧!

何光沪

2003年10月31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这个世界一直处于种种观念的纷争、对峙状态。处理不同观念之间的方法有三类：一元论、二元论和不二论。

一元论认为只有自己的观念才是惟一真实的，它不允许其他观念的同时存在，这导致观念之间的冲突，最终可能以暴力和毁灭告终。

二元论认为每一个观念都应该作为一极存在，反对被同化与合并。但结果是遵循力量原则，谁的力量大就让谁占主导。它最后会陷入一元论。

不二论坚持每一个观念具有它的独立极性，主张不同观念之间持续对话。

可以看到，当今世界这三种处理观念之间关系的方法同时存在。就宗教之间的关系来说，既有一元论的方法，又有二元论的方法，也有不二论的方法。

保罗·尼特 (Paul F. Knitter) 这位当代杰出的天主教普世神学家在他的新书《宗教对话模式》中向我们叙述了过去近一个世纪来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式。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将这些理论模式归纳为四类：置换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和接受模式。

置换模式分两类：全部置换和部分置换。根据置换模式，基督教最终将取代其他所有宗教。根据成全模式，基督教不是直接取代其他宗教，相反，其他宗教中已经有了基督教的部分真理，而其他宗教的最终实现则需要归在基督的名下。根据互益模式，各个宗教都是拯救的有效之道，彼此之间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彼此相互学习，彼此互动，以便更好地和平相处，加深对终极奥秘的认识。根据接受模式，各个宗教都有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是不可比较的，只需要做好邻居，而不应该彼此干预。只有认真奉行睦邻政策，彼此才能友好相处。

我认为，置换模式和成全模式本质上归于一元论，最终要让基督教取代其他宗教，尽管像加文·德科斯塔 (Gavin D'Costa)、雅克·迪皮伊 (Jacques Dupuis) 这样的神学家并不会简单地接受像卡尔·拉纳 (Karl Rahner) 那样的成全模式。接受模式客观愿望很好，但事实上会导致二元论。各个宗教似乎各自占一个山头，各自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但在一个沟通越来越频繁的世界上，各个宗教处于不同的话语分割状态这种状况不会持久，因为这本身需要有更高的原则来支配。客观上说，强势的宗教会处于主导地位，其他弱势宗教只能边缘化。当前世界各大宗教都是具有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社会实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根据接受模式，客观上就处于二元论的状态。

互益模式有可能是一种不二论的关系。互益模式的代表人物是约翰·希克 (John Hick)、雷蒙·潘尼卡 (Raimon Panikkar) 和保罗·尼特。希克的宗教多元论假设被认为具有二元论色彩，受到不少批评，但只要认真阅读他的书，我们也许需要对这些看法做些修正。潘尼卡则是明确倡导不二论的。他认为真正的多元论是不二论。尼特从哲学和神秘的层面回到伦理实践层面，更容易体现不二论色彩。

根据互益模式，各个宗教之间的互动不是为了皈依，不是为了展现哪个宗教更强大，而是为了克服这个世界上不同宗教之间观念上的张力、人类的苦难、生态的灾难而一起行动。这种行动包含理智（哲学）、心灵（神秘）和身体（伦理）三个维度。

尼特在这部书中没有认为哪一种模式是最好的，它们各有其优点。他在书里要表达的愿望是：持不同宗教间关系模式的基督教神学家之间需要不断加强对话；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间需要加强合作。对话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动。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持什么模式，也不管我们处于什么状态，对话可以让我们参与到新的创造之中。真正的对话本身具有不二论的特征。

但如今，我们这个世界依然充满了宗教的冲突和张力。我们在冲突和张力中也许可以反省，可以让它成为宗教和人的成长的契机。尼特分析各个模式的动机是要我们以公允的立场正视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

我肯定和推荐尼特的这一视角和立场，希望中国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人士都能从尼特的论述中汲取营养。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善于汲取世界优秀文化的民族。佛教最初是洋教，但它早就成了自家的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一支，得到了中国的响应，如今也成了自家的了。基督教来华时间已久，但迟迟没有成为自家的一员。这值得学术界、宗教界反省。我认为这和基督教的神学观有直接关系。近年来不断有学人要推进中国基督教神学/汉语神学的建设，这是否标志着基督教界、学术界已经发大愿要让基督教成为中国自家的一员？

让基督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我们需要反省基督教神学本身，需要了解西方基督教神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我们需要让多元的基督教之声在中国回响。让基督教和中国本土文化充分接触和相互关联，我们不能闭门造车，需要借鉴历史、需要看看当今世界的现状。20世纪下半叶，已经有一些基督教神学家意识到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即便像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的文化神学]已经渐渐过时，因为我们做神学的语境已经改变。我们如今需要从更大的范围，从诸宗教的世

界做神学了。^[1]如果站在诸宗教的视野看传统神学，我们就会认为传统神学的许多问题可以得到比较容易的理解和解决，而许多传统神学不能解决甚至没有触及的问题则可以触及并得到合理的解决。换言之，我们的神学需要从传统上说的基督教神学转向基督教的诸宗教神学。如果我们做神学不能正视其他宗教，不能合理地处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那么我们的神学肯定是失败的。

在此背景下，尼特的《宗教对话模式》一书可谓是一部非常及时的著作。它向我们详尽地展现了过去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模式。我认为它可以让中国基督教神学/汉语神学的建设者们视阈更加开阔，让其神学更加符合时代要求，更能够促进中国宗教的和平相处，也为促进世界各大宗教之间的和平作出贡献。

最后，我想对于书名作一些说明。最初把它译成《诸宗教之神学导论》，后来译成《宗教神学导论》，综合各方意见，最后则采用《宗教对话模式》这一书名。

王志成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注释]

[1] See Ewert Cousins, *Christ of the 21st Century*, Rockport, MA: Element, 1992.

在此书的英文版序中，我表达了一个希望，希望此书发出警报声，唤起人们对宗教间对话之重要性的关注。回顾继后的近两年时间，可以说，现在我希望警报声变成哀泣的警笛声。在“后9·11”世界的地理—政治事态发展中，恐怖导致愤怒，愤怒导致暴力，这种事态在诸民族和国家中愈演愈烈。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看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忧郁的论点被证明是正确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愈来愈烈。^[1]

更令人忧郁也更具威胁性的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似乎由于宗教的冲突而更加火上浇油了。所谓的恐怖分子和所谓的帝国主义者，都巧妙地利用他们的宗教信仰来为他们与恐怖分子的邪恶暴行或邪恶的帝国主义剥削作掩护，来为防止自己受惩罚的决心作辩护，以此来激励并加强这种决

心。他们称另一方是邪恶的，则等于说自己是良善的——这意味着上帝与我同在，反对你。每当我这样做时，是在做一个宗教宣称，是一种表达宗教信仰的行为，要求付诸宗教行动。上帝要我出手反对你。

正像乔纳森·萨克斯（Jonathan Sacks）拉比在他的杰作《差异的尊严：如何避免文明的冲突》中敏锐地看到的：“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它们（诸宗教）在21世纪作为全球范围内的时代的关键力量出现。”^[2]尽管宗教可能不是诸文明和群体之间的冲突之火的根源，但它无疑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有些人会说，达到了把火焰变成熊熊大火的地步。

正是这一现实——宗教愈加变成诸民族和文明之间张力和冲突的“关键力量”——把我的警报声变成了哀泣的警笛声。我希望此书能对中国的有关宗教人士说话，他们必定想对这一可怕的势态有所作为。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说我们的“宗教足以让我们彼此憎恨却不足以让我们相爱”，如果他说的话是对的，那么男女宗教徒们必定想有所作为，把宗教变成爱和合作而不是憎恨和暴力的资源。此外，萨克斯提出了一个要务和一个挑战，正是我希望在此书中能够回应的：

“……当人以上帝或神圣事业的名义被杀害时，宗教信仰者们不能袖手旁观。当宗教被用来为冲突作辩护时，宗教徒们应当出声抗议。当有人企图给暴力和流血披上外衣时，我们不可交出圣洁的长袍。当信仰被用来支持战争事业时，应当有一个与之相匹敌的、正相反的声音来支持和平。宗教若成为不了解办法的一部分，则必定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3]

我们可以说，在今天，宗教正被用来助长文明的冲突；这正是宗教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的部分原因。但宗教可以变成也应当变成解决办法的一部分，因为，宗教人士若认真看待他们的创始人及其经典的话，他们就必将相信上帝或真理或觉悟要让诸文明合作而不是冲突。要我们成为有一个共同的上帝的兄弟姐妹；要我们在惟一达磨或道之中相互联结在一起。但要成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诸宗教就必须相互交谈，彼此学习，一起工作，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我写此书是为了尽力帮助基督徒与走其他宗教道路的人进

行一种更加有效、更加诚实、更有助于和平的对话。在其中，我尽量细致而生动地展示了基督教对待其他宗教的四种态度，这是我在不同的基督教教会和神学中发现的几种不同态度。我尽量不提出自己的立场。我要让读者自己去决定。不过本书的一些早期评论担心我过于“举棋不定”了。在这些不同的基督教观点当中何去何从，我不给读者任何选择的方针。

给予方针的危险当然在于它们将是我的方针，而且会强加给读者，在他们自己作决定时干扰他们。但我的批评者迫使我自问：难道有我们都会赞成的总方针吗？唔，当我考虑我在这篇序言中要说的内容，也即宗教的冲突加剧了文明的冲突时，我相信当今世界所有宗教家庭中的大多数宗教人士都会赞成这样一个方针：宗教必须成为和平而不是暴力的资源。不妨让这个方针作为标准或评价的原则，用来衡量基督教对待其他宗教的这些不同模式：某个特定模式是否会促进与其他宗教建立一种通向和平的关系？它能使基督徒在与其他信仰的人相关联时成为促进和平的人吗？

我的希望是，本书在帮助中国基督徒更好地理解、评估其他宗教，以及在澄清或纠正他们对其他宗教的理解和与他们的对话方式上能尽一点绵薄之力。虽然主要是为基督徒写的，但我相信，其他自认为是宗教徒但不是基督徒的中国读者对此书也会有兴趣，此书对他们也会有帮助，因为我在书中展示四个模式在世界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宗教中都可以发现。所有宗教人士都有必要审视一下他们理解和对待“他者”的方式，诚实而大胆地问问自己，如何才能与其他信徒一起把诸宗教变成和平而不是冲突的更大资源。这样，我的希望就可以进一步延伸：中国基督徒，与其他宗教的兄弟姐妹一起，都将有资格受耶稣的祝福：“促进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女。”（《马太福音》5：9）

另外，我想对王志成教授表达由衷的谢意，是他使我得以对中国人讲话，最初是通过他对我《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多信仰对话与全球责任》一书的出色翻译，现在他又将本书快速译成中文。我对王教授的感激不只是个人的；它同时也有地理—政治上的因素。中国在上明显跻身于这样的国家：在

决定 21 世纪上半叶诸文明究竟是“冲突”还是“对话”上将起重大作用，如果不说决定性作用的话。中国基督徒倘若能与他们的儒教徒、道教徒和佛教徒伙伴一起，从中国宗教多元论和共存的历史中汲取资源，向世界表明宗教可以使诸文明从严重冲突变为相互对话、共成一家，那么世界上的其他人会予以瞩目。用基督教的话说，中国可以做“诸国之灯”。愿此书的读者能受鼓舞燃起这样一盏灯！愿此灯大放光芒！

保罗·尼特（荣休教授）

2003 年 7 月于沙勿略大学

【注释】

[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2] Jonathan Sacks, *The Dignity of Difference: How to Avoi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4.

[3] Ibid., 9; 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话参见第 4 页。

xi 我希望本书带来两种钟声：警报声和邀请声。作为警报，它试图让基督徒（但不仅仅是基督徒）注意：他们迫切需要更严肃地对待其他宗教，需要认识它们，与他们对话，与它们一道工作。作为一种邀请，本书打算表明通过与走其他宗教道路的人一起活动，了解他们，会带来激动人心的、给予生命的、利于世界的、深化信仰的益处。这一迫切的需要也是一个良机。据说，目前宗教人士必须在宗教间成为宗教徒。一个人为了走自己的信仰道路，他需要和不同宗教道路上的人一道走。本书要描述的是，基督徒正在如何试图这样做以及他们如何应对正面临的各种难题和机遇。

我以前就试图这样做了——1985年我出版了《没有别的名？基督教面对世界宗教之态度的批判性考察》。《宗教对话模式》这本书开始是打

算作为《没有别的名?》的一个修订版。但在我开始收集过去20年中所有有关基督徒体验,以及神学家在与其他宗教相遇时所谈论的内容时,我认识到我不能只修订1985年出版的那本书。我将必须写一部新书。因为自那时起,又有了许多新的声音和观点。实际的改变已经非常大。

我也认识到我已经改变,尤其多亏妻子卡西(Cathy)温和的敦促,我开始明白自己不想再写一本主要针对学术圈里的神学同行的书。从自己在教区以及宗教团体中与学生以及信仰同伴一起生活的教牧经验出发,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其他宗教”对于基督徒来讲,已经成了多么紧迫并且常常让人烦恼的问题。我要对这些同路人说话,他们构成了由普通人组成的“更广大的读者”,他们有教养、思想活跃,并且对宗教以及宗教信仰有兴趣或者为之而奋斗。为了与他们说话,我得转入他们的真正问题,以一种清晰的、参与的方式与他们交谈,同时向他们提供某种稳固的、规范的神学,以便进行思考。

就在我考虑是否以及如何做这一工作时,奥比斯(Orbis)图书出版公司正好要出版新“导论”系列,目的在于向那些对当代神学正在发生什么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知识。一拍即合!我最初想做的修订本,可以成为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数量不断增加的“导论”系列中的一本。奥比斯图书出版公司的总编辑,也是在过去多年中编辑“信仰与信仰相遇系列丛书”的我的朋友和同事威廉·伯罗斯(William Burrows),认为这是个
xii 好主意。但还有一个大障碍:在这一“导论”系列中,我的任务将是描述和分析而不是偏袒!如人们所说的,在学术上没有偏袒。在《没有别的名?》中,我做了我关键的作为框架或者跳板的宗教神学的检讨,提出了自己的(当时我称之为“神中心的”)模式。在这本书中,我只能评论基督教宗教神学的不同模式——对它们有批评,但并无偏见。

这一障碍被证明是一个祝福。当然,做到客观、中立、无偏见是不可能。但这样去做也是值得的。我认为,在本书中,我尽可能准确而又具有吸引力地介绍了基督教宗教神学。虽然这种努力从未完全成功,但我已经取得了好结果。那些曾经阅读过我初稿的人告诉我,我不作表态的写作风格既能够使他们

更加清晰地理解不同神学，又能够使他们更加独立地评价这些神学。我必须承认，这一努力对我个人也产生了好结果。是的，我对其他信仰依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我在尽可能令人信服地描绘所有观点同时包括它们的优点和缺点的时候，与大约40年前我就已经开始为基督徒如何能够理解其他宗教而奋斗和写作之时对比，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40年左右的时间中所持有模式之局限性，并且意识到需要与其他模式进行持续不断的对话。

但是，由于这一双重的写作任务——既要为那些不谈神学的人写得清晰又要为学术派写得中立、准确——实在令人生畏，我需要帮助。我得到了帮助。为此我很感激。最大的帮助来自罗伯特·贝拉明教区（Robert Bellarmine Parish）的11个成员。当每一章在我电脑屏幕上艰难地成形时，我都会给他们每一位发电子邮件或者传真。在他们阅读之后，我们就会在某个人家里聚会，他们会友好地但坦率地告诉我，在让“有教养又有兴趣的、在教会主持礼拜的俗人”理解方面我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在许多个月里，我们形成了一种“基本的神学群体”——寻求理解的信仰群体，我们彼此质疑、彼此支持并分享希望，我们的所作所为在更大范围的教会以及世界中或许会产生影响。我感到，我的感激之情要求我说出他们每一位的名字：克里斯腾·科科伦（Kristen Corcoran）、汤姆·弗洛特（Tom Flautt）、黛安娜·弗洛特（Diane Flautt）、迈克·哈蒙（Mike Harmon）、鲁思·霍特尔（Ruth Holtel）、卡伦·赫尔利（Karen Hurley）、肖恩·奥德怀尔（Sean O'Dwyer）、玛丽·奥德怀尔（Mary O'Dwyer）、朱莉·罗西（Julie Rothe）、肯·罗西（Ken Rothe）、卢·薇拉（Lou Vera）和萨姆·韦勒（Sam Weller）。在这一名单上，我还要加上另外两个名字，我与他们组成一个感情更深厚的群体：我的妻子卡西和我的儿子约翰。他们也陪伴我撰写每一章，真诚地告诉我，只有爱才允许他们喜欢的或不喜欢的东西，让他们激动的或者沮丧的东西存在。

我也从25个学生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建议，我曾于2000年秋给他们开设“基督的独一性”研究所课程。他们细致地阅读